

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记无锡烟草最可爱的人

■ 陈倩倩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马年“春晚”上一曲《时间去哪儿了》用最真挚平实的语言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激发了我们对逝去青春的反思、对当下生活的追问;岁月蹉跎,时光荏苒,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

“收集案件情报跟踪烟贩子的时间比跟家人相处还长”

无锡烟草专卖局专卖处有一位踏实肯干、业务精湛、年高德劭的卷烟打假破网高手,他的名字叫耿浩。目前是无锡烟草太湖稽查中队的一份子,在专卖打假守卫市场的岗位上已有 20 多个年头了。记得在今年的专卖新员工培训会上,他这样说道:“时间就像长了翅膀的鸟儿,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市面上的假烟特别多。侦查设备、配套设施也跟不上,为了收集案件情报我和队员们连续作战几天几夜。有好几次我们‘嗅到了’重大案件的气息,等我们赶到时烟贩子早已完成了交易;现在就不一样了,你们遇到好时机了。每个中队都配有专门的出警车、收集日常走访检查信息的平板电脑以及健全的举报投诉系统等,这些高科技检查设备不仅提高了我们的专卖市场检查的效率,更让那些不法烟贩子无所适从。目前市场上



“凤凰”烟枪

■ 邱荣洲

小时,曾见祖辈吸鸦片,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卧榻上摆一小几,放着烟膏,烟灯烟枪。吸时侧躺、蜷伏,将烟膏挑出,放在烟灯上点燃,从烟枪口、使烟进入管中,吮着烟嘴猛吸,吞云吐雾,随着整个房间内,烟雾缭绕,香气浓郁。即随君子所谓腾云驾雾,飘飘若仙的享受。

当然,我深知鸦片危害,有收藏嗜好的我,想收一套烟具放着,作为警示,教育后人。到如今还不能百分之百如愿。虽然烟膏盒、烟灯、烟枪都有,然烟灯不完整,终为憾事。

现将我钟爱的烟枪展示,一饱览者眼福。

该烟枪,美其名为“凤凰”烟枪,设计得当,造型优美,选材精工,图案耐观,制作美轮美奂,使人一看,眼睛发亮,它的的确确是件上乘的艺术品。长 38 厘米,中为珍贵的紫檀木镂空孔管,头尾由翡翠、和田玉镶嵌,烟嘴长 4 厘米,为新疆和田青白玉造就,嘴管呈喇叭形状;烟枪末端由长 2 厘米的缅甸翡翠嵌造,同为喇叭形状,晶莹剔透,温润无比。玉咀与烟管衔接处,由半厘米宽银箍扣包;翠玉与烟管相接处,由 3 厘米长打造精致的凤凰与盛开的菊纹图案银饰圈裹,十分鲜活。离烟嘴 10.5 厘米紫檀木烟管上,雕刻一朵含苞待放写意菊花,几刀几笔,雕刻得十分酷肖。距末端 8.5 厘米,离烟嘴 10.5 厘米之间的当中一段,用铜制图案包就,整个图案,构思奇巧,设计精妙,以大小小蝙蝠组成,层次分明,中下层间,两边有两只大蝙蝠蛰伏,上层由八只小蝙蝠围绕,之上即以两圈细小孔钉纹绕行一周;距雕刻写意菊花边,与一组菊枝菊叶配合,于末端一侧,两边搭配缠枝菊叶上,分别镶嵌三颗宝石,两颗是水红与大红玛瑙,中间一颗是绿松石,为烟管增添光彩;饰件尾端由两个叠层蝙蝠呵护。在中间烟枪的顶端,为鸦片烟进入管道处,在两圈细小孔钉纹上,嵌入一件元宝形铜管,上环内每组三个小孔钉,计八组 24 个,予以装饰。套入元宝形铜管,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六角形插管,直径 4 厘米,向内倾斜,形成梯形层面。四个层面当中压制四朵小菊花,对称配合;另两个层面中一面印有杨记两字,另一面中刻明峰(该字较模糊)两字,左右为临阳两字,上下由两圈回纹与三角纹围绕,整个鸦片烟进口处,制作得十分得体。总之,这根烟枪,从整体设计与制作来看,有菊、有凤凰、有蝙蝠,较细巧,很精致,在过去应该是有品夫人吸烟器具,贵夫人专用物品,可以判定是慈禧时期的一件珍品。

的假烟基本“销声匿迹”了……”

在领导眼中,他是卷烟打假破网、提高市场净化率的稽查能手;在队友眼中,他是运筹帷幄、冲锋在前的老大哥;在新员工眼中,他是经验丰富、成绩斐然的老前辈;在零售客户眼中,他是执法公正、微笑服务的烟草人;在家人眼中,他是只顾工作、不管家事的“工作狂”。他常常这样说道:“由于我在收集案件情报跟踪烟贩子上的时间比跟父母妻儿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同事们都称他为‘稽查打假狂’。但看到烟贩子改行、消费者不再买到假烟,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时间在平凡的岗位上行进”

杨珏是无锡烟草 2008 届新进大学生。昨天,他还是刚刚挥别“象牙塔”的职场菜鸟;今天,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营销中心市场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杨珏从一个新员工一步步成长为专卖队员、客户经理、营销网建管理员到营销中心市场部副主任。记得他刚当上客户经理那会,他负责的线路上有一家零售户特别“难缠”,常常不配合客户经理的工作。再加上店主是一位年迈的老阿姨,耳朵不好,交流极其困难,其他客户经理都不愿意接管这家店。作为新人,杨珏主动请求负责这家店。在其接收后,他对这家店卷烟的历史经营状况、月销量、毛利率到店主家庭基本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梳理。在接下来的走访计划中,他将这家店作为重点拜访户,坚持

收藏新宠:水烟壶

■ 新华

国画《吸旱烟的老人》刻画了解放后农村悠闲抽旱烟的老人们。而今,过去流行的旱烟已成为收藏烟壶、烟斗人们的爱好。这其中,近几年来大放异彩的水烟获得了不少收藏者的青睐。这种起源于印度,发扬于中东的专用“吸烟工具”,以其造型的独特和绚丽的颜色,深得收藏爱好者喜爱。

烟壶、烟管、烟瓶、烟盘、调气孔等部分共同构成的水烟通常高约半米,呈长条型。使用方面,水烟不同于其他烟草制品,而是利用煤炭烧后的余热来使烟上升。记者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观看服务员演示水烟吸食时看到,先在烟草上放上燃烧的炭火以帮助烟草燃烧,烟草燃烧放出的烟经过水的过滤,通过吸管即可以吸食。

在北京的后海、三里屯,你可以在任何酒吧看到水烟装置,不少并不吸烟的消费者也会出于好奇心而试一试。比起简单用以“过瘾”的水烟装置,不少门店出售的水烟堪称艺

带裂痕的鼻烟壶

■ 郭秀彦

我的父亲是一个脾气好、明事理的人,他对亲朋好友都是开口说话三分笑,对我和哥哥也很少发脾气。但是,儿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受到父亲慈爱中尚有威严。

我小时,家中南屋里放着一个小皮箱,父亲整天锁着。我问父亲,里面装着什么东西。“也没啥,都是些大人的东西和几本书而已。”父亲的回答并没有打消我的好奇心。

8 岁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和哥哥在家玩。吃过午饭,我瞅着父亲进了南屋,他打开那只皮箱子,不一会儿又急匆匆走了。

机会来了!我赶紧溜进去,直奔箱子,看

父亲与烟

■ 张建开

再次见到父亲是与前一次相隔两年深秋的一个中午,当我风尘仆仆激动地站在父亲面前时,陡然发现,父亲老了:一头苍发,如阴天连片的乌云布满在头顶上,微微弯曲的脊梁已没有了当年的挺拔,始终保持着微笑的脸已变得黝黑,像苦养的皮一般泛着油光,眼角也爬满了鱼尾纹。父亲细细地打量着我,眼光柔和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边吐着烟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回来了。”然后,他向我伸出了手。我动情地叫了声“爸”,并快速地迎上去。望着眼前慈祥而衰老了许多父亲,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我生长在大巴山南麓一个十分贫穷的小山村,家乡有清清的河流、翠绿和墨黑相伴的山峦。小时候,由于家乡土地贫瘠,主要的农作物就是水稻,收成仅能维持人们生活。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烟叶,种烟可以换钱,可以买来家中需要的日常用品,更重要的是可以供我读书。



天天走访,帮助他清理柜台,维护标签,将公司的宣传政策和要求写在纸上细声漫语地解释给老人听,根据以往的销售记录帮助老阿姨合理订购香烟。没过多久,店里的香烟销量明显上升,收入自然也随之上升,老阿姨常常乐的合不拢嘴。面对“时间去哪儿了”这一话题,他说道:“加入烟草这个大家庭已有 6 个年头了,她不仅见证了我成家立业,还帮我找到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论语·为政》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现在的我正正处于而立之年,我要珍惜时间、潜心做事、低调做人,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书写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时间与车轮赛跑”

朱震,无锡烟草卷烟物流中心送货部的一名普通送货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重复着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流程、同样的客户,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卷烟完好无损的送到零售户

手。

在朝阳区爱琴海商场内,土耳其旅游局在其特别设置的水烟展区内,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艺术感极强的水烟,极具中东特色的水烟绝对是收藏人士的不二选择。或是明艳的紫罗兰色,或是热情的佛拉明哥红,以黏土或大理石为原材料,通过匠人的精心打造,做出匀称的烟碗,再在成形的烟碗上勾勒出充满异域风情的花纹,烟碗仿佛就变成了《一千零一夜》里阿拉丁的神灯,熠熠发光。除了紫罗兰、亮红、天空蓝等鲜艳色彩,匠人们在烟管上也做足了功夫。通常为透明或黑色的烟管,被制作成或粉或黄的颜色,澄净的天空蓝烟碗搭配娇嫩的淡粉烟管,独特的视觉冲击相信会迷倒很多消费者。一个个色彩绚丽的水烟“排列”有序,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会儿紫的颜色让人不禁感叹匠人们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无限包容。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如此艳丽的水烟装置,旁边设置的“尝试区”一定不能错过。不过,不菲的价格还是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

如果你觉得实体店中的水烟装置高出了自己的购物、收藏预算,那么网售的各种水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在淘宝网、亚马逊等大型购物网站,水烟相关产品多达万余件。比起实体店华丽而富有艺术感的水烟,网售的水烟装置更小巧、精致,有些水烟壶用单手即可以拿住,携带起来极其方便。颜色的混搭也是网售水烟的一大亮点,斑马纹、豹纹、星条旗、迷幻烟雾状的纹路让水烟显得更贴近普通消费者。当然,一些特立独行的水烟装置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机关枪形状、银色金属质感的水烟获得了购买者的一致好评,“酷”、“潮”、“个性”等字眼是消费者们评价的中心。也有专为女性收藏者设计的粉黑撞色图案,搭配芒果、菠萝、草莓等富有热带气息的味道,香甜鲜艳。

尽管不少商家宣传吸食水烟是一种健康的消遣,世界卫生组织仍然认定“吸食水烟对健康有害”。所以在低碳、健康的现在,将吸烟的习惯转化成收集、收藏烟的爱好,是一个不错的转变。

的?”接着,他蹲在地上小心把碎片捡起来。从未挨过打的我大哭起来,边哭边嘟囔:“不就是个小瓶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父亲把瓷瓶碎片用胶水粘了起来,放在一边晾着。他冲我喊:“你还好意思哭?这是鼻烟壶,是你爷爷的遗物。”

原来,鼻烟壶是装鼻烟的瓶子,是爷爷那辈人的最爱。爷爷辛劳一辈子,每当干活累了,就拿出鼻烟壶吸上一口提提神,然后接着干完剩下的活。听了父亲的话,我顿时心生愧疚。

如今,这个带裂痕的鼻烟壶虽然没了实际用处,但是它代表着父亲对爷爷的怀念,也是爷爷辛劳一生的见证。

因为有父亲年复一年用种烟换来的钱送我上学读书,供我吃穿,我慢慢长大了。后来我成了家,也从事着与烟相关的工作。记得刚进入单位的一个初秋,也是在我家场院,父亲一边细细地摆弄手中从田里刚刚采摘的烟叶,一边对我说:“孩子,到新单位还习惯吧?工作顺心吗?你刚去没多久,要踏踏实实干,要肯吃苦,勤学苦练掌握过硬本领,好好服务自己的岗位。”我应和着父亲,听他的教诲,听他说着如今种烟国家给予的种种优惠和扶助,听他不停地絮叨着这些年他种烟的快乐和幸福。父亲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满足,我望着面前这个质朴而真实的农村汉子,他半生无求,默默地守护着土地,勤恳耕耘,为儿女无怨无悔地付出自己的青春和血汗。父亲不仅给予了我生命,而且给予了我博大而深情的爱。他的爱似细雨般润物无声,融入我的灵魂。

父亲一生清贫辛劳,却无怨无悔。父爱如烟,燃烧自己,成就儿女,给予了我们一生永远享用不尽的财富。

俄罗斯烟民“烟风浓厚”

在俄罗斯街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你走在大街上,常会看到有人向路人索要卷烟。索要香烟者,既有浓妆艳抹的女郎,也有戎装在身的兵士;有未脱稚气的少年,也有仪表俨然的长者。被索要者一般不会拒绝,皆慷慨奉献,可见俄罗斯马路上的这种“卷烟礼仪”早已约定俗成。

俄罗斯烟民“烟风浓厚”,烟民众,则风气浓。根据俄罗斯国家新闻社的数字统计,俄罗斯烟民的数量,保守估计是 2000 万至 3000 万人,对于人口数量 1 亿多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数字显得很恐怖。

俄罗斯法律在历史上对吸烟者也曾极为严酷。1634 年,沙皇米哈伊尔传令:“吸烟者将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极刑。”他的儿子阿列克谢继位之后,继承父亲的传统,继续禁烟。1649 年,他颁布命令,贩卖烟草的人一经发现,当场处以鞭刑,将鼻子打烂。行刑之后,还要将犯人流放边疆,永远不得回返。但即便是如此严酷的法律,也没能阻止俄罗斯烟鬼们的贪欲,他们或者躲进森林,或者藏入地窖,在烟雾的后面和魔鬼悄悄地交谈。

即便如此,至 17 世纪,烟草仍在欧洲广泛传播,无法禁止,最终它逐渐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种可怕标志。

被誉为俄罗斯振兴者的彼得大帝,是俄罗斯烟草泛滥的罪魁祸首。1697 年,他取消俄罗斯禁烟令,允许烟草自由买卖,吸烟者从此不再受到任何惩罚。然而,在俄罗斯民间,禁烟的呼声从未停止。特别是东正教教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烟草,将其称之为“撒旦之烟”。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也曾有烟草是“生长在乱伦者和娼妓坟头上”的邪恶植物的说法。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率先抵制吸烟和烟草进口,其所为与彼得大帝的国策相悖。教会谴责彼得大帝推崇烟草,称他是“反上帝、亲魔鬼”的人。

1679 年,一位俄罗斯烟草商买断了国家烟草经营权,教宗阿德里安便将他逐出教会,并且宣布他的家人、子孙都将永远受到谴责。17 世纪,一位名叫贝里的西方人在俄国旅行,他在游记中写道:“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位俄罗斯神父会走进喷云吐雾的房间。”

2005 年前后,笔者曾经拜访俄罗斯宗教圣地奥普金纳(俄罗斯卡鲁什州),惊奇地发现,在那个州竟然没有人吸烟,那是俄罗斯一个绝无仅有的没有被烟草骚扰的城市,实属罕见!作家尼卢斯在其《上帝河之畔》一书里讲述过卡鲁什州总主教格里高利反对烟草的故事。格里高利一向待人宽厚,在神学院爱人如子。但是,他有个不改的铁律,那就是学生中谁想经他手祝圣成为神父,绝对不能染上吸烟的恶习。

为什么俄罗斯教会如此反对吸烟?因为吸烟属于源于“愉悦依赖”的罪孽,无论人吸烟的动机是什么(缓解疲劳、增进友情、社交应酬、寻求自信),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泯灭人的智慧和情感。人若沉溺于吸烟的愉悦,总是被诱惑着重复吸食烟草,遂养成吸食习惯,致命的贪欲便逐渐使吸烟者坠入作茧自缚,难以自拔的境地。作家尼卢斯认为,就人的属性来看,吸烟和饮酒一样,属于我们人类的非固有象征。或者说,吸烟和心灵生活是相互对立的事物,它将极大地阻止“人类心灵的呼吸”。

尼卢斯说,人在祈祷的时候,其心灵专注于天尊,祈祷给人带来心绪平静和理智清醒,带来精神的力量和朝气。而吸烟,只是肉体的呼吸,吸烟只能在片刻和瞬间替代“力量和朝气”。祈祷的象征,是教堂神父手中香炉里散发出来的芬芳香气,这种香气和魔鬼迷惑人心的烟草气味格格不入。俄罗斯宗教界认为,圣经中有戒律言,不得杀人。而吸烟,乃杀人也。从经验看,这是一种罪孽的、顽固性的陋习。随着光阴流逝,这种陋习逐渐附着于心灵,成为习惯。这种习惯将不断延续,顽固不化,以致于最有逻辑性的论据和最苦口婆心的劝说,都无法说服人们戒除这一罪恶。最终,人们不再承认吸烟是恶习和有害嗜好,开始逃避良心谴责,正如圣者前辈所说,久而久之,人类良心泯灭,将“罪恶隐匿于成百上千次的、花言巧语般的和胡搅蛮缠的辩解之中”。

(据法治周末报道)

